



那些年的礼物和歌声

李令飞

编者按：

童年是一串远去的脚印，虽然久远，却依然感觉清新；童年是一列远行的火车，虽然遥远，却仍然让人着迷。曾经的那些斑驳的时光、心仪的礼物，以及远去的歌声，凝聚成一个日子，这个节日，不光小朋友，甚至早已身为小朋友父母的大朋友，也有很多割舍不下的情愫。

值此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祝福孩子们的同时，我们还要祝愿曾经是孩子的你：童心在，欢乐多！

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儿童节的回忆其实是并不突出的。他们的儿童节混杂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里，面目有些模糊。除了像《快乐的节日》《小铃铛》这样的歌曲和电影之外，摄影照相并不发达，很难找到太多关于那个年代儿童节的明确的详细记录。

谈及那个年代的儿童节礼物，或许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便是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了。几

枚糖果、几分钱的零用钱、稍有样式的小点心，在那样一个相对匮乏的时代，这在普通人家的眼里都显得过于奢侈。更多时候，弹弓、铁圈、皮筋、虫网，这样自制的玩具就是不错的儿童节礼物的选择。经久耐用，利于长时间活动，玩具的品质与当时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一样，讲究牢固耐久，让有限的物资发挥最大的效用，尽可能地丰富生活枯燥的状态。

有些文献照片上，留下了那个年代小朋友过儿童节的影像。一个梳妆整洁的小姑娘穿着连衣裙正在购买新鞋，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福。这种开心和由衷而来的骄傲和饱足，通常不是普通人家可以企望的。不管这是一张摆拍的新闻图片，还是摄影师抓拍自身边真实发生的生活，都为那个时代的儿童节礼物留下了值得玩味的画面。



永远的童年记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所能得到的儿童节礼物比前代人远远丰富，也是热衷于欢度儿童节的成年人怀旧的源头。每到六一儿童节，各种怀旧的“主题歌”就会屡见于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屋。人们身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佩戴三道杠，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精神上向还没有流逝太远的童年靠拢。打开互联网，这代人正掌握着发声的渠道和言语的规则，于是他们恣意地缅怀着那段被时间渡色的记忆。

与前代人不同，这代人的缅怀更加物质化和实体化，和童年玩伴之间的游戏互动、社群内部的人际交流，退位给日渐丰繁的图书、零食、服装、玩具。而童年怀想中的这些物质，又都是他们儿童节礼物的源泉。

变形金刚。当年，如果有谁收到的儿童节礼物是变形金刚，他的整个童年都会开心。

变形金刚玩具是在中国出现比较早的、普及率非常高的动漫衍生玩具，由日美两国

合作。和传统机械或电动玩具比如发条青蛙、铁皮火车等等不同，变形金刚华丽的塑料质感、精良的造型变换都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与动画片的紧密贴合，变形金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儿童的童年消费进入了商业产业化。变形金刚对我们的俘获远非一只塑料玩具本身这么简单，它甚至成为了小朋友幸福指数的重要权重。

在当时的收入条件下，变形金刚的定价绝对属于高档玩具行列，幻影、横炮、声波、红蜘蛛这些小兄弟三五十元钱一个的价格足以让商店玻璃柜台前的我们咋舌。零售价接近一百元的擎天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的一半以上。因此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舍得为小朋友慷慨解囊的。拥有一个或多个正版变形金刚玩具的小伙伴，在同龄人中能够获得无限的骄傲和优越感。我的同学家里有很多变形金刚，令我们垂涎。我至今记得他小心翼翼地藏匿起自己的幻影，一直到成年之后才承认，我们在他家看到的那

个包装其实不是捡拾而来的空纸盒，里面的那个机器人，就是他的。

变形金刚是动漫衍生玩具中最早在中国普及、商业最成功的案例。而后的圣斗士、高达、忍者神龟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红白机。很多这个年纪的人的电脑里都下载过一个叫做“模拟器”的游戏终端，里面存满了小时候街机、红白机中的经典游戏。一个个奔跑在通向游戏厅小路上的黄昏，随之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不敢保证国家庭拥有多少任天堂，但是中国的的确确有很多小霸王。红白机带给小朋友的精神尊享超越了殿堂级。

六一儿童节从天而降一份这样的礼物，在当时，尤其在红白机普及率还没那么高的阶段，实属财大气粗的土豪行为。这种精神

的尊享的确和金钱有关，但是还具有金钱无法衡量的另一重意义。在一个去游戏厅偷偷摸摸玩《魂斗罗》《双截龙》和《超级玛丽》唯恐被师长抓现行的年纪，堂而皇之地把游戏设备买回家，这是莫大的勇气和宽怀。然而，“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的秘诀和三条命通关的本事背后，快乐来得并不容易。红白机仅是一具躯壳，对游戏卡带的藏匿、管制，才暴露了家长勇气和宽怀背后的凶险。我们不再计较与家长在看电视上的机关算尽，取而代之的，是两代人对红白机处置权的步步惊心。

红白机作为儿童节礼物，是儿童节礼物电子化、虚拟化、媒介化的一个开端。它所凝聚起来的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鲜明迥异于前代人。

丰盈的童年礼物

九零后和零零后的童年更加的丰富和绚烂。乐高、芭比、迪士尼、费雪、托马斯，这些玩具中的大牌早已是寻常事物。汉堡、西点、冰激凌，这些早先的新奇也已经走向了日常的餐桌。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仿真的电瓶汽车、精湛的遥控飞机。随着衣食住行的普遍高质量，这时候，依然振奋孩子们心潮的儿童节礼物又在哪里呢？

主题游乐场。儿童节备受家长重视，在很多小朋友的眼里，儿童节的快乐甚至超过了过年。去主题游乐园疯玩一天，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是个相当棒的儿童节礼物。这一礼物，在中国城市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抬升的十几年中变成了可能，在大中城市渐趋推广。

过山车、海盗船、摩天轮、旋转木马，这些更加现代化、更具有国际气质的游乐项目能够刺激小朋友的感官，对小朋友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儿童节能够畅游其中，真的非常能够满足小朋友们的节日期待。事实上，陪伴小朋友前往各种主题的游乐场，在一个普通家庭，也确实是一件需要筹划的隆重的事情，节庆感和仪式感十足。

数码产品。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这些新时代的数码产品，甩开红白机好几条大街。红白机上的一切节目和功能都被兼容成智能产品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模块和应用。看看苹果体验店里面对尖划过iPad屏幕专情游戏的孩子们，就能理解这样的一份儿童节礼物所代表的沉甸甸的分量。

除了有形的高科技，无形的儿童节礼物与高科技形成鲜明的对照。可以无限制玩一天电子产品的权利，或者告别一天各种学习补课的权利，类似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礼物，听起来多少有些苦辛。

最后，还要提一下“一双塑料鞋”的礼物。我们对儿童节礼物的所有列举中，始终脱不去城市生活的远景。然而，遥远的乡土中国，虽然也在缓慢地跟随着城市化的节奏，但是有些同时代的关于儿童节的回忆，还是令我们感喟。有一篇文章，作者大约也是1980年代生人。他在文章中写道，自己在儿童节渴望一双塑料凉鞋。父母把哥哥的凉鞋给了他，然而那双鞋十分破旧，父亲就用烧热的锯条和碎塑料为他修补。这双修补过的旧塑料凉鞋，无法满足作者对凉鞋和儿童节的热切。后来，硬是咬咬牙，带他走向了供销社。在他的回忆里，难忘的儿童节礼物就是一双新的塑料凉鞋。仅此而已。



民国时期的儿歌

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但我们又是多么怕呢！”

林海音版的《送别》与李叔同原版略有不同，李叔同版本是其弟子丰子恺亲笔所记，应该无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两个版本为什么不一致呢？有人认为是林海音忘记了原词，小说里的这首歌是她自己创作的。但有学者考证并非如此，林海音版《送别》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是林海音所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的仪式歌曲，《城南旧事》中称之为“欢送毕业同学离别歌”。可能学校觉得李叔同原歌中某些词句与毕业典礼不太适合，所以便作了改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林海音恰恰是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民国时期还有一首儿歌极为有名，这就

新中国的红色儿歌



新中国成立后，儿歌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歌颂新中国为主。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这个时期的少儿歌曲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姑且称之为“新中国的红色儿歌”吧。

新中国红色儿歌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反映少年儿童日常生活，充满了童心童趣的歌曲，这类歌曲有《让我们荡

起双桨》《小燕子》《上学歌》《劳动最光荣》《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丢手绢》《少年先锋队队歌》等等；二是歌颂祖国和英雄人物的革命歌曲，我们熟悉的有《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这些儿歌影响了几代中国孩子。

这些红色儿歌中，《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家都比较熟悉，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关系非常特殊，曲作者金月苓和词作者金果临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是亲姐妹。

金果临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他非常喜欢写诗，这篇《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他在1969年11月29日写的，后来发表于《红小兵》1970年第3期；

金果临的堂姐金月苓是上海第六玻璃厂的工人。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两人当时都没有去过天安门，他们对天安门的了解和印象主要来自报刊杂志和新闻纪录片。姐弟俩虽然同在上海，但由于多种原因，从小就分开了，他们创作这首歌时，没有任何沟通和交流。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随之传唱全国。

1980年以后，中国少儿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期，革命和政治因素迅速消退，反映童真、童稚和童趣的原创歌曲逐渐增加。另外，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和电影电视的普及，一些台湾校园歌曲和外国动画片插曲也传入中国大陆。

当时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极为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创作了《采蘑菇的小姑娘》《妈妈的吻》《小螺号》《歌声与微笑》等大批质量上乘的少儿歌曲，其中以作曲家谷建芬最为出众。

台湾校园民谣也在这个时期传入大陆的，这种小清新的校园歌曲将中国民间音乐和西方乡村歌曲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通俗歌谣体裁，展现了青少年的青春活力和浪漫气息。罗大佑、叶佳修和侯德健等人是这个时期台湾校园歌曲的主将，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当首推罗大佑的《童年》。

这首《童年》曲调轻巧，琅琅上口，天然去雕饰，在曼妙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中，我们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池塘、榕树、秋千、操场、黑板和老师等因素交相辉映。最后，歌曲将重点放在“盼望”二字上，虽然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有自己“阴暗”的角落，但盼望幸福、盼望长大是孩子们共同理想。

据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有名的少儿歌曲中，有一多半出自谷建芬之手。

改革开放后，一些外国儿歌首次进入中国，因为当时电视台播出日本动画片比较多，像《铁



臂阿童木》《花仙子》和《聪明的一休》等，所以这些动画片的主题歌和插曲在中国非常流行，即使歌曲是外文的，大家也会哼唱旋律。

对于这些动画片，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聪明的一休》，中央电视台1980年代初引进并配音，成为当时风靡全国的优秀动画片。在这部片子里，聪明的一休、善良的小叶子、鲁莽的新佑卫门、和蔼的长老、贪心的桔梗店老板、骄傲的将军都令人难以忘怀。这部动画片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温馨回忆，其主题歌《小机灵的歌》也成为七零后和八零后共同的记忆。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娱乐方式多元化，少儿歌曲创作似乎陷入了瓶颈，儿歌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度也变得极为狭窄。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有识之士关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状况能够得到妥善改善。